

编辑劳动的地位、作用和编辑修养浅论

彭 建 炎

本文从五个方面阐述了编辑劳动在出版物的生产和流通过程,知识信息的产生、优化、传播和鉴别过程,以及编辑在整个社会精神生产的组织、规划、精神生产者的培养等过程和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产生的作用。作者认为,目前编辑出版界关于编辑修养尤其是编辑的知识结构的讨论中出现诸多分歧的原因,是对知识结构本身的理解不当造成的。知识结构应当是多样化的,它由各种知识要素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编辑应根据自身的工作对象和工作内容在基本知识要素的基础上去建立和完善其知识体系,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

编辑工作是出版工作的一个基本环节,它是出版工作的开始,也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编辑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出版方针任务的贯彻执行,直接影响出版活动的效益和出版物的质量。编辑工作具有其特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从事编辑工作则需要编辑人员有良好的知识修养和道德修养。本文试就编辑劳动的社会地位、作用以及编辑修养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编辑劳动的地位和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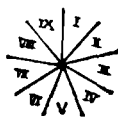
出版物的编辑过程也就是编辑劳动的过程。编辑通过对著作者创作的精神产品——著作物(书稿、文稿)进行组织、选择、加工整理,使其内容和形式趋于完善,成为社会读者所需要的出版物。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编辑劳动的社会价值,也决定了编辑劳动在整个出版活动中乃至在社会精神文化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编辑劳动处于中介地位，起着桥梁作用。编辑劳动处在出版物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统一过程的中间环节，是使著作物（创作产品）向出版物过渡的桥梁。一般说来，出版物的生产过程可分为三个环节，即：创作过程、编辑过程、制作（复制）过程。编辑过程是从作者创作过程的末端开始，到物质生产的制作过程（印刷、复制）的起点为止。这时编辑劳动所面对的著作物（创作产品），尽管作者已经创作完成或基本上完成，但用社会标准来衡量它仍是非完成状态的产品，或者说是一种前期产品，还存在着内容和形式上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备性。这种不完备性表现在：其一，内容的不完备，包括结构、主题、情节、立论、文字、逻辑、篇幅等；其二是形式的不完备，如编排、式样、规格、辅文等。因此，这些著作物不能直接进入制作过程。它们能否进入制作过程还要根据它们是否具备社会价值和是否需要实现其社会价值而定。只有经过了体现社会价值的编辑过程的检验和论证，创作过程才得以终结，制作过程才能正式开始。这说明，通过编辑过程这个中介，使创作过程过渡到了制作过程，使精神生产转向了物质生产。从另一方面看，编辑也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中介和桥梁，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匹配装置”。他选择著作者和著作物（作品），并将合乎读者需求的具有社会价值的著作物转化为出版物；他通过创造完美的内容和形式使读者与作者（或与特定的出版物）相匹配。编辑劳动则通过完成这种匹配任务来实现它的一部分社会文化功能。

其次、编辑劳动是出版生产的第一环节，对出版物作为商品生产和流通起转化作用。出版物是文化的载体，出版生产是文化生产的组成部分^①。而文化生产是精神生产，与一般商品生产不一样。马克思曾说：“作家绝不是把自己的作品作为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家或其他人来说，作品根本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个人的生存。”^②尽管文化生产的动机不在于通过出售其文化创造成果而获取金钱，（畅销书作家例外），而是为社会创造文化，但文化生产者的劳动成果（文化创造）又必须社会化。况且，文化生产者的劳动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劳动，这种劳动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社会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的。在商品经济社会，文化创造者的成果只有而且必须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形式才能使它实现社会化，这样文化生产就同商品生产结合起来了。正如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说：“一个艺术家只有在和出版商和书商联系起来，才能从事社会生产劳动。”亚当·斯密这里说的“艺术家”指的是文学艺术家。事实上一切著作劳动的产品都必须由非商品转化商品并进行规格化批量化生产。编辑劳动在这个过程中起了转化作用。编辑将著作物进行规范和再创造，在制订选题计划、组稿、审稿和加工整理过程中，他就要考虑著作物的社会作用、读者需要、成本、价格、销量、经济效益以及重印、再版的可能性等问题。通过编辑劳动的这种转化使得精神劳动的成果具有了社会价值，并得到广泛传播。这种转化作用促成了精神生产成果的商品化生产。对出版生产来说，这种转化是著作物进行物质生产（复制）的前期工程、首要环节。

其三、编辑在知识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处于“把关人”地位，起着选择、鉴别和评价作用。在大众传播媒介所进行的传播活动中，都有编辑劳动的介入。在出版活动中，出版机构和读者建立了传播关系。拥有编辑的出版机构是信源，编辑要对进入传播通道的信息知识进行筛选、鉴别和评价，即要起过滤、选择作用。在大众传播学中把他们称作“把关人”或“守门人”（gatekeeper）。在大众传播的众多模式中，J·盖尔顿和M·H·鲁奇提出的新闻选择和守门的模式^③对我们分析编辑在出版活动中的这种地位很有启发（见下图）。

日常事件——→媒介感受



——→媒介图像

盖尔顿和鲁奇模式中的新闻因素指的是：时间跨度、强度或限度价值、明晰/不模棱两可、文化接近或相关、一致性、出乎意料、连续性、构成、社会文化价值观等九个方面^④。他们认为这是新闻机构中“把关人”（守门人）选择新闻的标准。其实新闻机构中的“把关人”也就是新闻编辑。在出版活动中编辑对一个选题、一部书稿的选择把关同样要考虑一些因素，如在选题论证过程中，对一个选题的评估指标通常包括以下因素：书的内容、特点、社会作用、表现方式、魅力、作者选择、条件、读者对象、成本、效益、竞争力、风险预测、应变措施等。当然，编辑的这种“把关”（守门）是多重的，一方面从编辑环节上体现多重，选题、组稿、审稿、加工整理等工序都要进行选择、鉴别和评价；另一方面，同一环节的“把关”（守门）也是多重的，如审稿分初审、复审、终审三审把关。在现代信息社会里，由于信息知识的来源广、数量大、内容复杂，使得编辑的这种选择和把关作用更加突出、更加重要。

其四、编辑劳动对著作劳动起着规划和组织作用，编辑是出版工程的设计师。思想理论家、文学艺术家、科学家以及一切有著译能力的作者的劳动，都有精神劳动的个体性（独立性）、分散性的特点，再加上其生产目的的非商品性，他们很难甚至不可能系统地自觉地组织和规划他们所进行的精神生产活动。而他们所创造的文化成果、精神产品又必须社会化，其中主要的社会化途径就是通过出版活动，这也是作者进行著译活动的目的之一。著名科学学家普赖斯指出：“对于一个科学家本人来说，出版著作是一种具有神秘权力的、永恒的和公开的发表其发明的文献档案。只有在极少数的特殊情况下，人们才不得不考虑那种没有最终文献成果的纯科学工作。……因此，我们的定义主张科学是那些发表在科学杂志、论文、报告和书籍中的材料。”^⑤ 著作者的分散的个体的精神劳动需要也只有依靠编辑劳动去规划和组织，才能成为社会精神生产的组成部分。对于大型的出版工程来说，如编辑出版大型工具书、丛书、成套书、多卷书、系列片等，没有编辑劳动的全面规划、设计和组织更是难以进行。这种出版工程一般具有规模大、门类多、知识覆盖面广、优化选择要求高、作者队伍庞大等特点。而精心的工程设计和施工规划则成为这类工程的首要条件，施工队伍的全面调查和选择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同样关键的步骤。编辑要在进行调查研究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包括编辑宗旨、编辑计划、组稿计划、编写体例与要求、审稿程序等内容在内的设计方案，有了这种规划方案，工程才能全面展开和顺利进行。在这种意义上来说，编辑确乎是出版工程的设计师。

其五、编辑劳动具有教育作用，编辑培养和发现著作家。编辑劳动的成果有两个，一是编书、出书，其次是出人。编辑通过选择整理著作物来发现人、培养人。中外编辑史上，编辑发现和培养作家、思想家、科学家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由于编辑的发现和培养，特别是一些文艺工作家、理论工作者、科学工作者的处女作的采用，往往成为他们终生走这条路的

第一个台阶。著名作家巴金在谈到自身的体会时曾说过下面这段话：“我在一些不同的场合讲过了我怎样走上文学的道路，我在这里只想表示我对叶圣陶同志的感激之情。他是很好的作家和教育家，但我是把他当作很好的编辑而感谢的……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⑥对于叶圣陶同志对自己的发现和指引，巴金说叶老始终是他身前的一位不声不响的“向导”，是他一生的“责任编辑”^⑦。编辑除了培养作者外，他还通过他编发的出版物去影响读者、教育读者。出版界老前辈叶圣陶说过：“书刊要排版，要印刷，要装订，这是工业。出了书刊要发行，要卖出去，这是商业。可是排版先得有稿子，稿子要作者写出来，编辑者编出来，这是什么业呢？我要回答得严重些，这是教育事业。你出的书刊无论深的、浅的，通俗的，专门的，总之影响人们的见识和思想，你不是在当人们的老师吗？”

编辑修养

关于编辑修养问题，编辑界的讨论非常热烈，说法不一。美国著名编辑萨克斯·康明斯(Saxe Commins)在为哥伦比亚大学所准备的讲义中，他指出编辑应该成为这样的人：“他首先是一个工人，他对自己的行业感到自豪，对各种各样的思想要很敏感，并能作出反应；他看不起办事无能、不求准确、道听途说、废话连篇、吹牛骗人；他为发现人才，为自由交换意见和最广泛地传播知识而奋斗。他在使用各种现有的印刷技术和各种通讯手段方面要很有办法；而在思考问题和预测未来方面则要头脑敏捷。他要力求自己交好运。”^⑧萨克斯接着又说，编辑每处理一部新的文稿，“他就会遇到一系列新的思想，遇到新的个性的产物”，他“一时一刻都不能忘记，他所处理的每一本新书都是一个崭新的实体。”^⑨从萨克斯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编辑，不仅需要他有良好的知识修养，对处理载有新的思想、带着新的个性的文稿很有办法；还需要他有为传播知识、发现人才而奋斗的献身精神，这则是编辑要具备的道德修养。下面我拟就两个方面来分析编辑修养的具体内容。

(一) 知识修养。

知识修养是指知识结构。知识结构是指每个人对自己特定的工作和生活需要所掌握的范围大小和程度深浅各不相同的知识群。编辑的知识结构有着与其他职业人员不同的要求。而合理的知识结构是编辑人员完成其本职工作的基础。编辑的知识结构是由编辑劳动的对象决定的。编辑劳动的对象是著作物，编辑是对著作物的选择和整理，也是对人类创造的各门学科知识的选择和整理。当今社会，学科林立，据统计，学科门类已达2000种以上，基础学科主要专业已有500个以上，技术科学则有412种专门领域；除学科增多外，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和综合亦日趋加强。这要求编辑必须有很宽的知识面。人们常说编辑是“杂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编辑知识结构“广”的要求。但对于一个编辑来说，他劳动的对象并不是包容了所有知识的著作物，不然他就难以深入地审读、整理每一部专门学科的书稿。因此，编辑的知识又要求专门化，编辑应当是“专家”。这是社会分工日趋细化，学科发展高度分化的结果。至于“专”与“杂”的关系，编辑界目前有两种倾向，一种主张编辑是“杂家”，“万金油”，对编辑知识结构的要求是广而博，而后求专。出版界老前辈叶圣陶、罗竹风等都著文提倡编辑要做“杂家”^⑩。另一种看法主张编辑要在某一门学科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再向其他学科发展，即先专而后杂。两种看法体现了编辑出版界对编辑知识修养的不同的态度。前者以编辑具有广博知识面为侧重，以杂为主，以专为次。早期出版社编辑工作面对着的一般是多门学科的书稿，这与出版业的发达程度和编辑的社会化程度有关。出版规模小，

编辑人员少,而学科门类相对来说较多,这就要求编辑能对多门学科的著作物进行选择、整理。我国近现代出版机构大多不是专门性的,包括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各地也多是综合性出版社,这种出版社尽管也划分编辑室,但相对来说分工并不太细,编辑也大多是多面手。后者,即先专后博的知识结构,则反映了当今社会分工专门化以及学科细分的要求,也适应学科之间的新的综合趋势。与第二种看法相关的另一种提法,是提倡编辑知识结构要走“学者化”的路子,即编辑应当是某一学科领域的专家。我们认为上述看法都有合理成分,有可取之处,尽管看法不一致,但也有共识的一面。用系统论的观点看,编辑拥有的知识群,就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多个知识要素组成的,能使编辑有效地完成对著作物的选择整理功能的系统。而编辑的知识结构则是这些知识要素的构成方式。系统论认为,系统的结构决定系统的功能。编辑的知识结构决定它能使编辑完成选择整理著作物的功能。系统论还指出,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之间并非单值对应关系,即不同的结构可以产生相同或相似的功能。它告诉我们,编辑的知识结构并不只是一种模式,而应是多种多样的。文学编辑和医学编辑的知识构成肯定是不一样的,但他们都能从事对著作物的选择和整理工作。从目前关于编辑知识结构的讨论看,论者本身都是编辑工作者。由于他们所在出版单位的性质不同(综合性、专业性),所面对的著作物的类型不同(书稿、杂志文稿)、学科专业不同等,他们的知识结构显然不同,他们又都顺利地完成了编辑功能,因此对编辑知识结构的讨论见仁见智,是不足为奇的,而恰恰说明了编辑知识结构的多样性。系统论还告诉我们,系统的结构是系统基本要素的构成形式。文学编辑和医学编辑知识结构的不同是由于他们两者知识要素的组成形式不同,或者说他们知识群的范围大小和程度深浅不一样。因此,我们讨论编辑知识结构主要是要找到编辑所需知识系统的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要素是作为一名编辑起码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它决定着编辑这一职业知识结构的性质和特点。笔者认为,一名编辑应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知识。

1. 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

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具备了“母科学”的品格,为其他科学提供了先进的观点和方法,对编辑选择、鉴别、审定和加工整理著作物具有指导意义;它还使编辑在实际工作中能自觉贯彻执行党和政府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哲学社会科学类著作物的编辑来说,应当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2. 一门学科的专业知识。

这是由于编辑劳动的对象——著作物总是依据科学体系分类,著作者的知识也首先是以某门学科的专业知识为基础的;另一方面,现代出版社也都进行了专业化分工,如科技、教育、文学、艺术、农业、地图、医学、宇航等,一些综合性出版社也按不同学科、专业划分编辑室。如果编辑不系统、深入地掌握一门学科的专业知识,就很难对本学科的书稿、文稿从内容质量上作出选择,难以进行鉴别和加工整理,更说不上提高书稿质量了。这部分专业知识是因人而异、因社而异。如一个文艺编辑的专业知识,有人提出应由三个部分组成,即精读文学名著以具备文艺素养和审美鉴赏能力、文学史知识以及文艺理论知识^⑩。

3. 学科专业相关知识。

一名现代编辑除了具有一门专门学科的系统知识外,还要不断向其他学科知识渗透,扩大知识面,增强学科知识的辐射能力。如一名文艺编辑还应具备一定程度的历史、地理、哲学、美学、心理学和一些自然科学的知识。对一个出版单位来说,它出书的门类往往较多,不可能只按编辑现有的学科专业知识来组织书稿、文稿,一些相关学科著作物也将成为编辑劳动

的对象,对一些综合性出版社和综合性学术刊物来说更是这样;其次,现代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渗透,以及学科的高度综合分化,使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学科之间原理、方法也频繁交叉运用、相互借鉴,往往运用多门学科的知识、方法来研究一门学科的问题。这就要求编辑具有多学科、多层次的知识。编辑具备了多学科的知识也利于从多角度、多方面来选择和鉴别著作物,能使编辑用新的观念、新的方法对著作物进行再创造,从而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再者,对于大型出版工程的组织和加工也需要编辑具有多学科多方面的知识。

4. 科学方法论知识。

著作者的著译活动,严格说来都是一种科学活动,都要运用一定的科学方法。科学方法的运用反映出著译者研究问题的程序、思维方式、阐述表达的过程和研究手段等。编辑要审读、加工书稿就必须了解和熟悉著作者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过程。另一方面,编辑选择、审读、整理书稿的活动也是一种科学活动,需要运用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类比、假设以及现代科学中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一般科学方法;在具体对某些学科的著作物的编辑过程中还要运用相应的学科方法,如心理学方法、统计方法和数学方法等。

5. 编辑工艺知识。

亦即编辑业务技术知识。这是作为编辑这项职业所特有的,也是反映编辑知识修养特征的知识要素。掌握这些知识是编辑的基本功。它们包括两方面,一是编辑进行选题、组稿、审稿、加工整理、装订、校对等业务工作的方法和技能;再是培养以上方法和技能的相关知识,如法学知识、语言文字(中外文)知识、美学知识以及有关印刷制作工艺、成本测算、生产组织、宣传评论、市场调查、发行方法等知识和技术,它能使编辑更好地完成编辑功能。

(二) 道德修养。

编辑修养的另一方面是编辑的职业道德修养。道德是行为的规范,编辑职业道德是指编辑的社会任务和责任的规范和准则。它是由编辑工作的职业特点和社会道德的要求来决定的。

1. 编辑要具备认真、仔细、严谨、负责的作风并保持政治上、科学上、艺术上严肃负责的态度。

编辑工作处于出版物这类精神产品生产和流通的前期阶段,对出版物的思想倾向和内容质量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必须具备上述作风和态度才能完成他的社会责任。他选择、鉴别著作物的标准是社会赋予的,他要向社会贡献出合格的精神产品,对那些宣扬凶杀、武打、色情以及反动错误观点的出版物要严格把关,同时又要积极扶持带有创新意识,有不同观点的著作物的出版。编辑还要带着这种态度和作风去加工整理著作物,使它们的内容和形式尽量完善。

2. 编辑要树立“为人作嫁”的思想,具有献身精神。

这是由编辑工作的服务性所决定的。编辑劳动的对象是他人(著作者)的文稿、书稿,他通过付出自己的劳动使作品日臻完善,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但成功、荣誉都属于作者,编辑使作品增值的部分往往得不到公认,却要承担作品失败或失误的责任。如果编辑没有甘当无名英雄的思想,没有为人作嫁不坐轿的心境,是做不好编辑工作的。新闻出版工作的典范邹韬奋同志在1937年写的一篇文章里就强烈地表达了他对编辑工作的热爱之情和献身精神。他说:“时光过得真快,我这后生小子,不自觉地干了十五年的编辑。为着做了编辑,曾经忘命过;为着做了编辑,曾经坐过牢;为着做了编辑,始终不外是个穷光蛋,被靠我过活的家庭埋怨得要命。但我至今‘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⑭

3. 编辑工作中要克服职业关系中的不正之风。

鲁迅说,编辑“应当是最无私的”,“编辑不能随心所欲地吹捧一个作家,就象他无权利用

地位压制一个作家一样，这是个起码的条件。”编辑在一定程度上把握着书稿的“生杀大权”。这就使得在编辑与作者、编辑与编辑的交往中，容易产生编辑滥用手中选择权以权谋私的现象：取舍稿件不是以质量为原则，而是拉关系，走后门，接受贿赂，交换出版。一些编辑只重名家大家，轻视无名之辈和年青作者；或者只乐于选择小圈子内、本派别作者的作品；或者重译作不重国内作者的作品，或相反；或只重发行量大、利润高的作品，轻发行量小的作品，等等。这些都与编辑应有的道德规范相违背。

4. 编辑要尊重作者的劳动成果，慎重处理著作物。

一方面不能随便对一部作品行使“生杀大权”，以及对一部作品妄加删节和改动，这既不尊重作者，甚至可能改变作者的风格、特色，造成不当，也涉及到作者著作权的保护，应当尽量仔细认真地审阅书稿，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改动作品的观点、情节等涉及到作者思想、风格的地方则要尽量与作者协商；另一方面，对作品该改、该加工的地方则要按出版要求进行整理，不能借口“文责自负”而不予重视。

注释：

①参见拙文：《出版文化功能浅论》，载《新闻与出版》，1990年第4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页。

③④丹尼斯·麦奎尔 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40—142页。

⑤普赖斯：《科学学》

⑥⑦巴金：《致十月》，载《十月》，1981年第6期。

⑧⑨多萝西·康明斯：《编者与作者之间——萨克斯·康明斯的编辑艺术》，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3—4页。

⑩转引自《编辑杂谈》，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91、96页。

⑪陈早春：《文艺编辑的知识结构》，载《编辑学刊》，1990年第2期。

⑫转引自《编辑杂谈》（第3集），北京出版社，1985年，第71页。